

中华历史名人

谭嗣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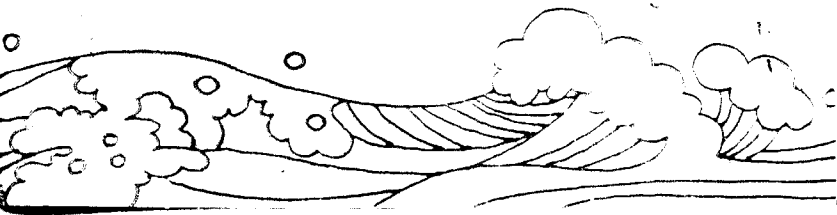
● 赵慎修

新蕾出版社

中 华 历 史 名 人

谭 嗣 同

新 蕾 出 版 社



[津]新登字(90)004号

责任编辑 李征夫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

谭嗣同

赵慎修

★

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4.25 插页3 字数60,000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07-1199-7/K·92

定 价: 3.00元

有心殺賊
無力回天
死得其
快哉



编者的话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其勤劳、勇敢闻名于世，他们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堪称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瑰宝。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一大批在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的杰出人物，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内，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永远值得我们每个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

在祖国蒸蒸日上的当今盛世，为了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民族的光荣传统，激发年轻一代的爱国热忱，增强其自强不息之民族精神，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中华历史名人》丛书。这套丛书共收录中国历史上著名人物 100 名，以时间为序，每个人物单独成册，每册五六万字，以传记的形式介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

绍其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使广大青少年能够从中汲取营养,塑造与形成中国当代的民族精神,去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

为这套大型历史名人传记丛书撰稿的作者,多数是对所写历史名人潜心研究、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撰稿原则,力求以史实的准确性为第一要素,叙事写人,不演绎,不杜撰,不编造,对人物的评价客观、公允、准确,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文字尽可能的生动活泼,以增强可读性。本套丛书,无论从选取材料上,还是写法上,都力求有所突破,希望它能成为青少年朋友喜爱的读物。

这套传记丛书,共 100 册。在较短的时间内,一次同时推出,是出于我们的一种紧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它们将以宏伟的规模、完整的队列,引起读者的注意,满足社会的需要。但由于时间仓促,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编委会

1992 年 10 月

赵慎修

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铸造华夏辉煌未来

特约审稿人：

尚明轩 刘泽华

黄宣民 罗宗强

冯尔康 裴效维

罗宏曾 王 真

顾问 萧 克

主编 顾传菁 李福田

策划 门腾樑 宋子衡

编委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文秉勋 李知光

李树人 李福田

吴恩扬 张殿英

国荣洲 郑秀桂

顾传菁 耿志远

殷瑞渊 郭占魁



目 录

白喉之灾	3
学文与学武	8
离京入陇	14
驰骋陇西	20
初涉世事	27
痛失仲兄	33
钻研王夫之之学	40
初访傅兰雅	47
而立之年	53
转向变法	58
筹建湖南强学分会	66
兴办浏阳算学馆	70
北游访学	78
候补知府	89
“别创冲决网罗之学”	95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

创办金陵测量会.....	106
改造时务学堂.....	109
创立南学会.....	113
创办《湘报》.....	119
为维新运动而献身.....	122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籍,1865年生于北京。父谭继洵,进士出身,历任户部郎中,甘肃巩秦阶道员、布政使和湖北巡抚。1876年,母徐五嫁病逝,嗣同亦大病几死。其后即备受继母虐待。从少年时代起就注意社会民生状况,任侠轻生,鄙视八股文,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以救世济民为务。深受王夫之学说的影响,主张“道不离器”,“道随器变”。1884年一度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曾游历直隶、甘肃、河南、陕西、山西、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地,观察风土民情,结交有识之士。屡次应试不中。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深受刺激,思想急剧发展,决心抛弃旧学,转向新学,走向维新之路。1895年,筹办浏阳算学馆,希望以浏阳为基地,从算学入手,培育人才,进行维新事业的尝试。1896年筹

办《湘学报》与湖南强学分会。同年，赴南京候补知府，向杨文会学佛，发奋写作《仁学》。提出“以太”为世界构成的基本物质，力主中国应当对外开放，猛烈抨击封建政治制度，认为君主是人民选择的，民既然可以择君，亦可以弃君而另择新君。1897年，回湖南协助黄遵宪等改造时务学堂。1898年，创办南学会，试图把它办成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机构。8月，因翰林学士徐致靖之推荐，被光绪皇帝征召入京，授以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林旭、杨锐、刘光第参预新政，对新政多所建议。9月18日夜访袁世凯，力图说服袁世凯举兵解救光绪皇帝。次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软禁。嗣同拒不服从友人相劝而出逃，决心以流血牺牲唤醒世人。9月25日被捕。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被害，临刑之前高唱“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与同时被害的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被称为“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被公认为是中国维新运动中思想行动最为激进的代表人物，又是自觉为维新运动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实堪称一代人杰，中华精英！

白喉之灾

谭嗣同的籍贯是湖南浏阳，可他的出生地却是北京。1865年3月10日（清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谭嗣同生于北京菜市口南边的爨（lǎn）眠胡同。北京的胡同数不清，来历不同，名字有俗有雅。爨眠胡同南北向，当时又叫烂面胡同，早年间已经改为烂幔胡同。

谭嗣同的家世可以上溯到北宋。其始祖谭孝成原居江西新建县，为了逃避战乱之苦，先后迁到了福建长汀县和清流县。到谭功安时再迁到湖南长沙县。明朝末年，谭嗣同的六世祖谭逢琪又迁到浏阳县西乡大元里。至此，谭家也从封官晋爵的武官变为亦耕亦读的乡间地主。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字敬甫，1859年中进士后任户部主事，谭家又进入了官宦阶层。谭嗣同的出生地当时正是谭继洵租赁而居之处。

在清朝，北京南城即今宣武区一带有许多外地或以省、或以府、或以县命名的会馆，成为当地人进京的集中居留地。1870年，谭继洵升任户部郎中后也萌发了建立浏阳会馆的念头，于是他就和本县的头面人物商量，议定集资兴建。不久就在紧邻爨眠胡同的库堆胡同买下了一处宅院，有瓦房二十四间半，灰顶小平房六间，床铺炊具现成，浏阳会馆得以顺利建立。往年来京办事的浏阳人，特别是一些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往往临时找地方，来往不便。自从浏阳会馆设立之后，他们有了个方便的栖身之地，虽然身处异乡，同乡人却可以衔杯话旧，促膝论文，大大减少了羁旅他乡之孤寂感。当时的浏阳人每每谈到此事，无不称颂谭继洵的功德。两年后，谭继洵全家也搬进了浏阳会馆。直到谭嗣同殉难，那里一直是谭家在京的住宅。谭嗣同的书房莽苍苍斋就在其中。

历经沧桑，当年的浏阳会馆已发生了变化，庭院已经一分为二，早就住满了普通居民。谭嗣同当年住过的地方和书房，现在属于北半截胡同第41号。1986年，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将那里列为该区文物保护单位，定名为“谭嗣同故居”。那里的居民不管他们对谭嗣同了解到何种程度，对谭嗣同都怀有相当的敬意，知道他是一位为中国的进

步事业而牺牲的英雄人物。他们都会告诉你那五间西房正是谭嗣同的住房，仍然是当年的建筑，其中的一些年长者还会告诉你一些得自祖辈或父辈的关于谭嗣同的佚闻。

谭嗣同的母亲徐五缘也是浏阳人，为国子监生徐韶春之女，19岁嫁到谭家。她恪守三从四德，克勤克俭，坚强沉稳，常穿粗布衣劳作不辍。当年谭继洵进京会考得中进士，报喜的人在谭家门口碰到一个挑粪浇菜回来的女人，就说，快去请你家夫人接喜报。那女人问明事由，回家略事梳洗出来接报，报喜的人惊疑交加，方知那担粪桶者正是进士夫人。即使在进京之后当了京官夫人，她也仍然是一如既往，有时半夜纺线，声闻于外，竟使谭嗣同的老师误以为是谭家婢女之所为。她平时不苟言笑，对子女要求严格，说服教育之外，有时也免不了施以打骂，为此曾一度使谭嗣同怀疑“父严而母慈”是否正确。她生了二女三子：长女嗣怀、次女嗣淑，长子嗣贻、次子嗣襄、三子嗣同。谭嗣同是她最小的孩子。

谭继洵做了京官之后，又讨了一个小老婆。小老婆也生了三子二女，而且深受宠爱。谭继洵对她简直是百依百顺。谭嗣同本来应该有一个温暖的

复杂化了。

更严重的打击是白喉灾难的降临。1875年春天，北京等地白喉肆虐，葬死者络绎于途。在此之前，谭继洵已经升任户部郎中，被派往北通州（今北京市通县）担任监督坐粮厅，监督由大运河北运而来的粮食的储存和转运，谭嗣同一家也随之迁到了北通州。这年春天，谭嗣同已经出嫁的二姐谭嗣淑得了白喉来北京治疗，她的母亲自然要来京陪伴护理，谭嗣同有时也要随其母同去探望。因此，谭嗣同也身染白喉，高烧昏迷三天三夜不省人事。他父亲以为他已是难免一死，不料他竟奇迹般地复苏过来。于是，他父亲给他取字曰“复生”，正是庆幸他“死而复生”之意。

谭嗣同一母同胞兄弟姐妹五人，大姐谭嗣怀因其他病症早逝，二姐谭嗣淑、母亲和大哥谭嗣贻相继死于“白喉之灾”，这时只剩下他和二哥谭嗣襄了。

天灾之后紧接着就是人祸。经过“白喉之灾”，谭嗣同不仅失去了母亲的关怀和兄长的友爱，继之而来的是继母变本加厉的虐待。

谭嗣同对于其继母的厉害早就领教过。那是在1871年，谭嗣同的生母徐五缘为了给谭嗣同的大哥谭嗣贻完婚，不得不离京返湘一个时期。当

时，谭嗣同把他母亲送到卢沟桥，含泪而别。回到家里，登时就看到继母难看的脸色，随后就是无缘无故的呵斥与打骂。吃喝穿戴方面的限制与歧视，更使谭嗣同身心健康都受到严重的摧残，身体变得消瘦憔悴，性格更加沉默而内向。等到徐五缘由湘返京，一看情况就明白了十之八九，但她向谭嗣同追问其中究竟，谭嗣同却始终沉默，以致使徐五缘于疼爱、气愤之余，冷静地对他人说道：“嗣同能够这么坚强，即使我死了也可以放心了。”如今，她真的留下了这个最小的孩子死去了；谭继洵之妾扶正后，成了谭家名正言顺的女主人，谭嗣同也没有任何遮挡地暴露在她的手下了。从此，她可以肆无忌惮地虐待谭嗣同，而且还在谭继洵与谭嗣同父子之间挑拨离间，以致使得谭嗣同逐渐失去了父亲的欢心。日后，谭嗣同曾在《仁学·自叙》中说：“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忍）受，濒死累矣。”在那样普遍奉行为父母讳的社会条件下，像谭嗣同这样恪守伦理道德而又严于自律的人能写下这么几句话，其所受继母虐待之惨重是可想而知的。

1875年秋，谭嗣同的二哥谭嗣襄奉父命护送其母、其兄等人的灵柩回浏阳，随后就留在了原籍。从此，年仅12岁的谭嗣同就更加孤单了。

学文与学武

谭嗣同 5 岁开始读书，很快就显示出他的聪明才智，不仅能辨别四声，而且能够对对子。五六岁的时候，他和二哥嗣襄一道受业于毕莼斋先生。八九岁时又和大哥、二哥一同受业于大兴县的韩荪农先生。学屋都在宣武门以南颇远的地方。三间房子，孤零零的前后左右都没有居民。后临南下洼，周围一片荒凉，庄稼地，苇子坑，坟地，棺材，错杂其间。晴朗天气，遥望西山秀色，心向往之。秋夜读书，听到树木摇落之声，疑有鬼祟作怪，吓得谭嗣同直往两位哥哥那里跑。如遇春秋佳日，又碰到老师高兴，他们兄弟往往要跑到附近的名胜之地龙泉寺、龙爪槐、陶然亭和瑶台枣林等处去玩。大哥稳重有余，不常外出，出则健步独往，和谭嗣同一同玩的时候比较少。二哥性格活泼，不拘小节，喜欢出游探胜，和谭嗣同一同出游的时候最